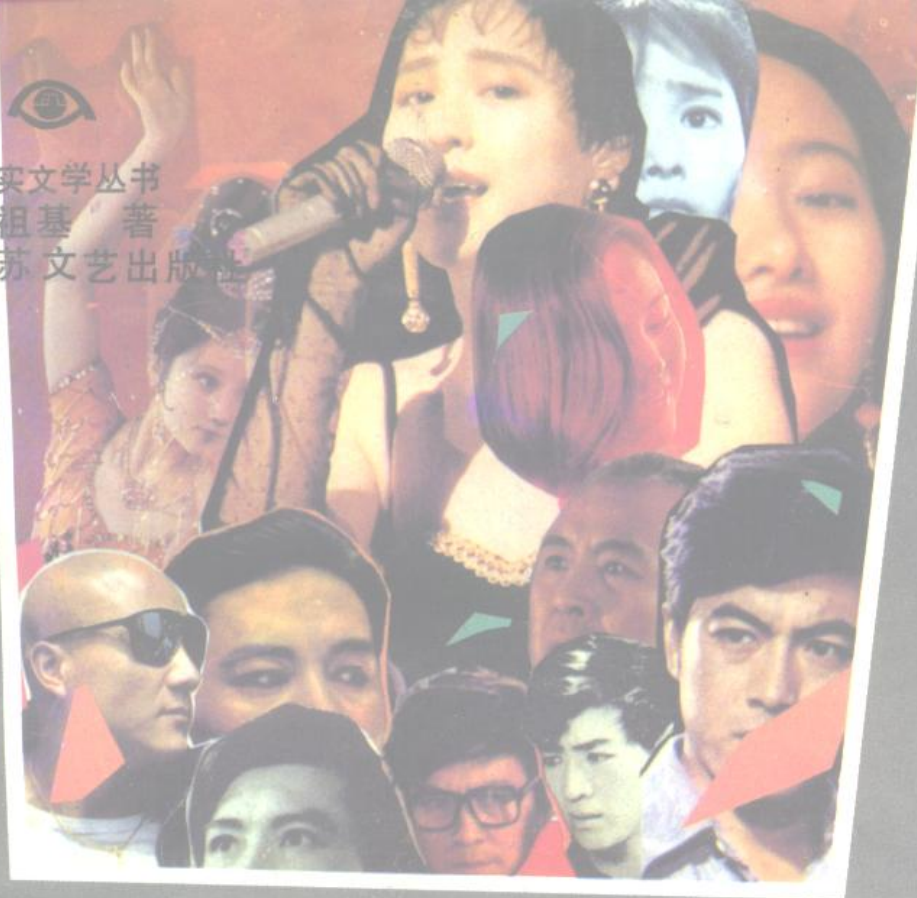




纪实文学丛书
钟祖基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化大峡谷



中国 文化 大 峡 谷

《中国》系列丛书

中国
文化
大
峡
谷

卷一

(苏)新登字007号

中国文化大峡谷

作 者: 钟祖基

责任编辑: 顾关荣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安市印刷厂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875 插页2

字数: 170,000 199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300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0425-9/I·406

定 价: 4.2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文化，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

正是这个若明若隐的神奇精灵，在天玄地黄的沧桑巨变中，时而浩大得能容纳纷纭多彩的宇宙万物和悠悠古远的岁月长河，时而又细微得能渗透思想的每缕纤维和生命的每颗细胞。

一部人类史，可以说是一座用文化的块垒构筑成的不朽长城。

在亚细亚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文化风景线曾奇峰雄峙，秀岭横亘，江河涌雪，飞瀑溅银。我们有无数值得骄傲的宏篇巨著，我们有无数值得自豪的创造发明，从甲骨竹简、碑碣石刻到商周礼器、秦俑汉陶，从诗经楚辞、春秋史记到编钟古乐、唐宫韵舞，是黄皮肤的中国人用光的经线和色的纬线编织了一轮辉耀世界文化长卷的太阳。

从历史年轮的圆周上流过了许多个世纪。裹小脚、抽大烟的文化现象连同帝王的骄奢淫逸一起埋进荒草萋萋的土冢，仿佛初春的透雨冲涤了整整一个漫长冬天的尘垢污浊、衰朽枯败，催发着新鲜的绿意和蓬勃的生机。

大自然有阴晴冷暖的轮回，但历史不论其是直线还是曲线，运动的轨迹终究是向前推进。

DK94/31

今天，我们随便徜徉在哪个都市的大街上，人流中不再涌动着单调的草绿、铅灰和黑蓝，飘逸的裙裾轻拽起无数彩色的梦幻；只只橱窗不再涂抹上燥热的大红，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精致的现代装璜填补了苍白的想象；那圆的方的沉甸甸的包里不再遮掩着粗茶淡饭的羞涩，一道新的饮食结构的公式并不亚于一首诗歌的浪漫。

经济发展了，日子舒坦了，于是，经验和理论又喋喋不休地告诉人们：物质生活的改观必然会带来文化生活的“水涨船高”。也许太乐观，太自信，以致后来成了一种善意的捉弄。

同样是理论，马克思智慧的种子却在现实的大地上长成常青之树，在评价文化的发展时，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写道：“它的一定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不是同……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跨越浩茫的时空，马克思超前而科学地切剥开了思维的困惑和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

当改革大潮滚滚而来，前所未有的震荡自然使原本正常或不正常的社会文化心态偏移和错位。压抑过久的人们开始被狂热的实用主义搅扰得头昏目眩，文化却被社会的选择机制排挤于十分卑微的位置上，社会向社会成员索取的是经济的生产力，暂且还不是文化的生产力。经济与文化的严重脱节，导致文化处于一种无序的自我调节中，可以想象，这种自发状态难以摆脱尴尬、困窘和混乱。

于是，文化风景线上出现了一条幽深的灰色峡谷。这里，文化格局染上神经性错乱，文化生态因倾斜失去平衡。金钱的诱饵填补着逐利者欲壑的残缺，个人主义价值观发酵

般地膨胀；文化产品的价值和价格的二律背反；女性的生理特征被走火入魔似地夸张；负文化和黑色文化像阴湿的瘴气恣意弥散；物质发展和精神退化如带电的云团惨烈地碰撞……

一个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的社会结构，在文化上是否一定会出现一个深涧峡谷的历史必然，从以往的社会历史发展的状况考察，似乎并无此种规律可寻。然而，我们没能躲避或遏制这一社会生活转折时期所特有的文化混乱现象。伤感也罢，埋怨也罢，贬斥也罢，它既然真实地存在着，就不会虚无地消失。

当我和许多人一样踟躅在这峡谷时，也苦恼过、忧虑过、悲哀过、愤懑过。也许任何一种情绪的发泄都是容易的，但冷静地想想，就觉得该实实在在地去做点什么，让自己不能忘却，也让历史不会忘却。

我开始用有限的文字去勾勒这条文化峡谷的轮廓，并非是要猎奇式地暴露其间的窘迫、困顿、荒诞与堕落。我这样做，仅仅是想推出一个现实和对现实的反思，渴求全社会的重视、同情和理解，并同心同德同力地去进行一场艰巨的综合治理。

我欣赏自己的真诚与执着，但不后悔自己已付出和将要付出的代价。

钟祖基

1991年10月10日

目 录

第一章 电脑中风：价值神经的错乱…（ 1 ）

《十五的月亮》十六元

钻进铜钱方孔的字画

诗人和空纸盒的浪漫

第二章 四十五度，倾斜的 舞 台……（ 14 ）

寻找京剧脸谱的油彩

上海滩没画圆的怪圈

耗子窝和排练场的野蘑菇

一只花圈和苦涩话题

第三章 中国明星大流失……………（ 31 ）

流失，文化生态的哀伤

幸运或不幸的漂泊

不该发生的故事

磨盘专压自己人

第四章 走穴！走穴！……………（ 49 ）

明星转动的高价轮盘

逃税，讽刺的算式

经纪人和他的法术

后台也有一台戏

第五章 人体艺术的冲击波与豁口… (64)

冬天的热流：油画人体大展

模特儿的告状风波

另一个世界里的雕塑

艺术背后，有个幽灵叫金钱

第六章 “书道之难，难如上青天” … (84)

逼到胡同里的出版社

沉落的轨迹和神秘的ISBN

“平海南现象”及尴尬的外延

淤塞的第一渠道

挨骂的也跳脚骂娘

图书馆，船也滑进沼泽地

第七章 第二渠道和黄色书潮…… (109)

神通与误区

大街上蔓延的黄泛

拜金者灵魂大拍卖

中国出版史上的悲哀

第八章 编辑部外的咏叹调…… (126)

哈哈镜：文学的错觉

挤在夹缝里的少男少女

万花筒：纷纭的征文大赛

“雪米莉”畅销之谜

文人鼻尖蹭上只只冷屁股

第九章 电流击中的电影电视…… (144)

困窘泥淖里的电影厂
电视剧标上“劣质”之前
一文钱也难住英雄汉
走火入魔的录象带大战
蒙太奇痉挛：影视圈的裸露镜头

第十章 当代大歌潮·大舞潮…………… (162)

动荡的中国流行歌坛
疯狂发酵过的变奏曲
舞风回归黄土地
舞女群体及失衡的人格
深的泥沼和黑的浮渣

第十一章 灶灰抹黑了哭泣的艺术… (183)

“现代派”的便池和乳罩
美术馆：灵感扣响的枪声
“比基尼”撑顶的上座率
假李逵的木斧头效应

第十二章 负文化：堕落与毁灭…… (198)

拜神风：“孤岛文化”的折光
鬼节：人和太阳的陨灭
十字架下匍匐的信仰
麻将骨牌的错位
性·女人和世纪灾难

第十三章 文化风景线上灿烂的中国 太阳…………… (222)

时代主旋律：黄河·太阳·灯塔

走向世界的中国艺术
青藏高原的启示和大舞台
银幕的春天与秋季
艺术·生活·大地
赈灾义演：明星与爱心
书山有路通阳关
文化和经济合奏的华章

第一章 电脑中风：价值神经的错乱

《十五的月亮》十六元

这是一则让人哭笑不得的现代黑色幽默，是电脑不幸中风后的一次价值神经的小小错乱。

当这首《十五的月亮》风靡中国的歌坛时，人们被歌星演唱的独具风采和醇酒般的魅力摆弄得如痴如醉了，但又绝无恶意地把歌曲作者淡忘得不剩一丝一缕，没有人想起他们，也没有人想过他们。当众多歌星一次次因演唱、录音、灌制唱片和磁带，反反复复从这首歌的身上撕剥下一张又一张用钞票粘贴的“毛皮”时，谁也不会想到在五线谱上苦苦缝补着梦幻和希冀的作者数点的全部稿酬才是可怜兮兮的十六元，还不及大歌星们演唱一场所得的百分之一。

悲哀吗？有点。月圆月缺，那是大自然的轮回，然而在价值错乱的倾斜中，这只月亮终究是残缺的，十五不圆却只落得十六元。

于是，在社会经济学辞典中赫然出现一个新名词：倒挂。有人愤愤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不如卖盐茶蛋的老太太，脑外科手术刀不如理发匠的剃头刀。其实倒挂不仅仅张扬在

体力和脑力的劳作之间，在文化艺术界的圈子里同样豁裂开不可逾越的沟壑。

《中国音乐报》曾公布的一份《关于1988年部分歌星走穴出场费的不完全统计》中，毫不含糊地披露了他们演出的日单场价格，其中高的达2000元，最低的也轻而易举地突破了600元。遇上逢时过节或别的说不清的缘由还得一个劲上浮，反正价码的水银柱从来不是握在掏钱者的手中。

时隔数日，该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又公布了一份《从事其他音乐工作报酬》表，其中：发表歌词的稿酬为每首12—20元；歌曲：32开页每面36元（词曲共得）；乐曲：16开页每面15元（五线谱）；文章：每千字7—20元；灌制严肃音乐唱片：5分钟50元；演奏严肃音乐：每人每场补助4—5元（国家交响乐团标准）；创作电视剧音乐：每部200—250元；电影音乐：每部400—500元；教授音乐课程：每课时3—6元。

反差如此强烈，令人瞠目结舌！怪不得连这份专业性极强的音乐报嫉愤之余也按捺不住硬露了一回同行的“家私”。拿破仑当年登上阿尔卑斯山脉，曾昂首对天长叹：十万支毛瑟枪难抵一杆鹅毛笔。如今伏案苦营者们手中紧捉的那杆笔，却在金嗓子们面前一败涂地，而且败得十分窝囊又憋气。

尴尬不只是十五的月亮不会圆。在并不鲜见的难堪者中有位自嘲是“要饭兴词”的歌词家，他苦苦地磨了四十年的笔头，鬓发写白了，皱纹写满了，数千首歌词终于从指缝间插上翅膀飞远了。一首《金色的童年》被几代人传唱开，由他填词的河北民歌《扎风筝》不久前又获中国首届金唱片奖。然而殊荣并没能冲淡他的困窘，他写得很苦，活得却更

累，什么都摆着劲儿涨价，唯有他的歌词坐滑梯似地贬值。

他想出本歌词集，了结多年的一桩心愿，可出版社也找不到钱来硬贴，他得包销还得先交一笔数目不小的预付款。人逼到这份儿上，唯一的法子就是在自家刨地三尺，一商量，妻子恼火了：“我们一家人为你奉献尽了，可你吭哧吭哧写了一辈子，没见赚多少钱，到头来又折腾出本词集还想拉咱一块儿赔？你不想活，我们还不就想伸腿嘞！”他被顶在墙角里，软得出不了大气。妻子没有掏出牙缝中挤下的那点私房钱，却塞给他一只脏兮兮的空菜篮。这就是生活！他知道妻子每天都会从集市上用它拎回满篮子沉甸甸的怨艾和叹息，他怕见到它。顿时，歌词家先前那点出书的奢望，也变得像这脏篮子一样百孔千疮了。

他全身心地为生活为经济唱了那么多的赞歌，可经济却没有给他带来小康，哪怕是一次意外的慷慨，甚至露出一缕并不算吝啬的微笑，然而没有，绝对的没有！菜篮子滴流下来的是太多的奚落和羞惭。

歌词家尴尬地逼进了墙角，陪着他的却是整个的艺术！

谁都难以想象推出激情洋溢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的音乐家施光南，在自己艺术的田野上追寻那点希望时，竟会那么艰难、困顿，那么毫无诗情画意。

当金钱的轮盘也把歌坛转得头昏目眩时，施光南被冷落了，也沉默了。他的悲哀不亚于晚年的贝多芬。贝多芬是因双耳失聪，听不到自己辉煌的乐章而忧伤，而他却是为叠叠作品挤塞在抽屉里变不成带响的音符而断肠。

于是，在北京举办《施光南声乐作品音乐会》成了他超越一切的梦想和希望，为了追寻抑或是缝补这一心灵的霞

竟，他几乎花费了十倍于创作的时间和精力，像化缘的老僧疲乏而又难堪地四处奔走。

找到中央乐团。没钱！

找到中国音乐家协会。也没钱！

找到国家文化部。还是没钱！

钱，钱！钱的困惑，钱的窘迫。连这些堂堂皇皇的大主儿都囊中羞涩，中国文化真的陷进了不可自拔的怪圈。我们说了几十年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好事，如今不灵了，一分钱竟能难住一个英雄汉！

天无绝人之路，南方有人肯慷慨解囊。施光南的能耐在五线谱上，要做梦还得借着人家的枕头。

然而，让他目瞪口呆的是百余人的演出团南下广州之后，才知道音乐会的经费是一家外国烟草公司独家赞助的。施光南一生不吸烟，不喝酒，他妻子还是一个戒烟组织的成员，四年前也有一家外国烟草公司提出赞助的意向，他婉言拒绝，决不与烟草为伍。但怎么也没想到这次的费用竟然又是出自烟草大亨。整整一夜同伴们都在苦苦劝说他面对现实，一百多人的食宿、差旅费用需十万多元，音乐会不举行，谁掏腰包偿付这笔令人咋舌的巨资？唯有忍痛让步才是一条活路。施光南愤然愁然戚然，他痛苦的是一个宣传和倡导戒烟的艺术家，为什么偏偏寄居在制造销售香烟者的篱下？一想到世界上成千上万受害于吸烟的不幸生命，他的心在抽搐。在痉挛，为高尚的艺术和清贫的艺术家悲哀。

施光南终于在温馨的羊城缝补了他破碎的梦想。当他从林立的堂皇的傲气的外国香烟广告牌的空隙间走出来，面迎着蜂拥而至的摄象机和旋风般的掌声强作笑颜时，他的心却

在伤心地哭泣，为自己的可怜，更为艺术价值的低廉。

如今，这位音乐家不会再困窘，再尴尬了。当他匍匐在那架灵柩似的钢琴上，又在黑白相间的键盘上撞挤出最后一个沉重的低音后，便远远地走了。留下那么多春天的音符，也留下太多的遗憾。

遗憾不是太阳黑子，遗憾只是暂时的空白，它终究是要被生活的真实原色濡染得充盈而酣畅的，在宝蓝色的天穹中定会升起一轮饱满浑圆，令人神往的“十五的月亮”。

钻进铜钱方孔的字画

优秀的书画作品既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同时又具有特殊的保值和交换价值，这一生活的常识和现象对我们已不再是那么深奥陌生了。

1987年3月30日，梵高的一幅油画《向日葵》以3990万美元的高价拍卖；年底，他的另一幅作品《鸢尾花》又以5390万美元击锤被人收购；1989年，毕加索的油画《我，毕加索》也以4790万美元的拍卖价脱手。当今，世界最昂贵的十幅名画，每一幅的价格都在千万美元以上。

早在古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时期，弗台拉夫帝便建造神殿收藏绘画和雕塑。我国周代时便设“春官之职，掌祖庙之收藏。”汉武帝“创置秘阁”，搜集天下书法名画；隋炀帝得天下名迹800余卷，于是修“妙楷台”藏书法，“宝迹台”藏名画。五代时的西蜀就出现了经售字画的商人：“常卖”。明清时已有书画家以卖墨为生，像荣宝斋这样的字画店号也有三百年历史了。

然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书画的商品属性被“革命化”的行政手段抽剥得一干二净，沿袭下来的仅仅是展厅里的“展品”和“非卖品”。

五十年代初，东北某博物馆慕名发函向傅抱石先生征集两幅作品。时值炎夏，傅先生于斗室中挥汗赶制，但寄出后却杳无音讯。当时他经济颇为拮据，原指望订件能略有画酬，其妻见他难以启齿，便书信一封婉言相询。博物馆人员大为惊讶：画画还要钱？革命烈士牺牲了生命，向谁索取报酬！？愤然之余，仍极不情愿地汇出了几十元。轮到傅先生发牢骚了：画家的劳动太不值钱！对方回信更是振振有辞：人民画家要为人民博物馆出力！这事一传开，傅先生便被指斥为“伸手要钱”、“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而遭通报。

傅先生实在是蒙受了不白之冤，他自然没有想到在自己作古之后，书画真的会撩开一条生财之道，那些集体的或个体的、地上的或地下的字画店会像雨后春笋般竞相冒出。他自然也没想到在众多发字画财的主儿中，真正的书画家却像凤毛麟角少得出奇。阔大庞杂的书画市场中，竟旺盛地衍生着“画画的不如卖画的，卖画的不如制假画的”怪现象。

西安大雁塔周围的宝翰轩内，一幅落款“可染1984年甲乙盛夏”的《笑和尚图》上，竟十分滑稽地盖着嘉靖、乾隆鉴赏之印章；另一幅《奔马图》除署名“悲鸿”外，还张挂着“真迹神品”的标签，谁若认真追问这画是否徐悲鸿先生手迹时，他们竟会以“画画的不是徐悲鸿一人，还有张悲鸿、李悲鸿”来敷衍搪塞。

苏州城的一条小巷里，在一片灰蒙蒙的破旧矮房中，突然鹤立鸡群般倨傲地竖起了一幢别致的高楼，更让人惊讶的

是楼主竟然是个素不起眼的老装裱工。他冒富的秘密一挑明，实在简单：就是造假画。这个退休闲居在家的老人，在几十年的装裱生涯中，有幸接触到颇多的“八怪”、“四王”或“石涛”的真迹原作，修补了那么多岁月在字画上咬噬的残缺，却怎么也缝补不了自己的清贫。有一天当他如大梦初醒，深悟到身怀的这手绝技能给不太顺心的生活带来什么时，便焕发出极为年轻而又饱满的狂热。他造唐伯虎的仕女，造郑板桥的竹子，造石涛的山水，造得巧夺天工，天衣无缝，造得鱼目混珠，以假乱真。他仿佛突然间抱住了一只会生钞票的母鸡，然而伪造假币要犯大法，可仿制假画却悠悠泰然。

漓江之畔的阳朔，一个戴墨镜的年轻人影子般尾随一位外国游客正兜售手里仿造的“古画”，他没料到这金发碧眼的老外是研究中国画的专家，对方稍稍瞥了一眼，见笔法拙劣，色泽浑黯，伪造得极不高明，鄙夷地笑着摇摇头，但终于磨不过那年轻人的缠劲，只得以最低价格买下一幅；当他自认倒霉时，又上来了第二个兜售假画的，这是位打扮入时又颇富魅力的女郎，他的目光只在画面上滑了一下，便滞凝在那张漂亮的面孔上，“君子好逑”，金发碧眼动了恻隐之心，终也慷慨大度地掏钱买下一方废纸；没想到第三个紧跟着又挡住了“洋财神”，老外再也按捺不住用牛排和红肠养足了的心气，当即甩出几张票子拿过一幅假画，竟不顾起码的礼仪，当面将它撕得粉碎。“你们十亿人，有九亿画家？”他事后与美术史家刘汝醴先生交谈时，使用这种欠含蓄的问式流露出自己的愤懑。

如果说卖假画靠如簧巧舌，那么造假画就得颇费心机